



“微笑哥” 被消费的流浪汉

元宵夜的郑州CBD,一位刚喝了一口捡来的半瓶冰红茶的流浪汉,凝视着夜空中绽放的绚丽烟花,嘴角微微露出了笑容。这张被郑州媒体人田仲煜抓拍的照片,上传到网上之后,被数万微博网友争相转发和评论,许多人都为这个流浪汉的微笑动容。按照互联网世界的“江湖规矩”,网友们为这个意外蹿红的流浪汉取了一个封号——“微笑哥”。

网络热点人物各领风骚三五天,能被大家记住的只有少数几个,为便于记忆和传播,网友们(或某些新闻事件中的网络推手们)热衷于给新闻人物贴上“××哥”或“××姐”的标签。“微笑哥”如此,在他之前的“犀利哥”也是如此。不过,无论是当初的“犀利哥”,还是如今的“微笑哥”,都只不过是泛娱乐时代大众消费的对象。

“犀利哥”走红网络时,有人从他落拓潦倒的装束中解读出所谓的“混搭之美”;“微笑哥”走红网络时,又有人从他的举止神态中反思所谓的“尘世之累”。围观者习惯于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审美视角,揣度弱势群体内心的世界,似乎这能让他们获得一种相对的优越感。其实,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参透这些“被围观者”的喜怒哀乐,他们的贫穷与落魄,早已沦为旁观者廉价的消遣和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与矫情者的过度阐释和滥情相比,另一些围观者的一厢情愿的举动,则干扰了这个流浪汉的正常生活。不少好事者或扬言要帮他找到家人,或宣称愿为他提供工作,但这些“网络雷锋”们可曾知道,这个已经在外漂泊了29年的山东汉子,其实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无家可归,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回家罢了。对一个已经习惯漂泊并享受流浪的人来说,网友们的关心可以理解,也值得感激,但却显然不是当事人所需要的。



任秀娟 主播三天换三名

近日,网友“破船烂舟”在在微博中贴出了一张《甘肃新闻》的视频截图,引发网友热议。这张图片由2月5日、6日和7日的三期节目画面组合而成,每张画面中的主持人的装束和微笑基本相同,但第一张截图中女主播的名字显示为“任秀娟”,第二张和第三张截图中的名字却改成了“玺悦”和“任玺悦”。迫于舆论压力,该女主播随后就此事向网友公开致歉。

青年导演胡力夫在微博中发表评论戏称,2月5日的署名是“普通女主播”,2月6日的署名是“文艺女主播”,2月7日的署名则是“第三类女主播”。兰州论坛官方微博也调侃道,可能女主播第一天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,第二天换了个时髦一点的艺名,第三天听说要实名制所以不得不把姓加上。甘肃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接受采访时的说辞,与网友的猜测基本相符。

其实,在综艺娱乐节目领域,主持人给自己起艺名的现象非常普遍,比如《康熙来了》的主持人“小S”和浙江卫视知名主持人“华少”都并非真名。综艺节目主持人用艺名,往往能使节目的气氛更加轻松活泼,从而对收视率更有帮助。但是,严肃类新闻节目主持人一般不会使用艺名,更不会频繁更换主持人的名字,像任秀娟这样的情况确实少见。

不过,鉴于我们身处一个炒作无所不在的时代,质疑这场改名风波有炒作的嫌疑,也并非没有道理。一个默默主持了多年节目的主持人,没能凭借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观众口碑走红,反倒因为网友的一条微博而“一战成名”,也算是小概率事件了。看了任秀娟改名引发的骚动,不禁有些好奇:如今微博都要实名制了,倘若要求电视台主持人全部实行实名制,观众们会不会对满屏幕的陌生名字感到无所适从?



张平选 向药家鑫父亲索赠

2月8日,“药家鑫案”被害人张妙的家人和代理人张显来到药家,向药庆卫索要案件审理期间承诺过的20万元赠款。去年,药庆卫曾将钱款送到张家,但遭到拒绝,张显当时还高喊“我们再穷也不愿意药家的钱,因为有血的钱不能要!”时隔8月,张妙之父张平选公然反悔。最荒唐的是,双方人员竟在索款时发生肢体冲突,张显等人最终被当地警方带走。

药家并不富裕,当初筹措的20万元赠款,在遭张家拒收之后早已悉数还给诸位亲朋;况且,从法律上讲,药庆卫并没有义务向张家“赠予”这笔钱。出尔反尔的张平选最终一分钱都没有要到,反而跟自己的“军师”张显一起被警方带走,这样的结局恐怕在他的意料之外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有媒体报道称,张平选来药家索赠之前,还曾特地向朋友借了一个大包。

以悲剧开场的“药家鑫案”,最终竟以这种闹剧收场,实在令人唏嘘。随着事后更多真相的披露,事实证明张家的代理人张显确实编造了虚假信息,利用了公众的同情心,作为肇事者的药家鑫确实有重大过失,但他并非是“富二代”或“官二代”。在这场闹剧中,死者张妙及其家人、公众、媒体都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当作了工具。或许正因为公众对“药家鑫案”有了更理性和客观的认识,如今索赠失败的张妙家人及张显,才遭到多数网友的质疑和唾弃。

更值得肯定的是,从当初的狂热回归理性之后,这出20万元赠款引发的闹剧似乎已经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。人们更加关注的是,既然张平选等人声称,索赠是因为手头的钱已花光,那么,当初由学者傅蔚冈、记者周斌以及众网友捐赠的近百万元善款,是否被张妙家人做出了妥善的安排?相较于索赠,尽快公开善款使用明细,恐怕才是张平选最该做的事。



董顺生 立人集团危机

近日,因涉民间借贷纠纷,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被刑拘,另有5名董事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据立人集团的内部统计,集团负债规模约为22亿元左右,但有消息称,该集团所涉及的民间借贷金额可能达到70亿至80亿元,债务涉及人员至少有五六千人。消息人士称,董顺生曾在董事会上承认,自己先后自杀了两次,但都没死成。

立人集团民间借贷历史可谓久远,从1998年创办育才中学开始,董顺生就踏上了民间借贷的不归路。随着2001年开办育才初中,以及2003年开办育才小学和育才幼儿园,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,立人集团的资金链也越来越紧张。自2005年起,该公司经营范围扩大到房地产开发、矿业投资等领域,项目遍布湖南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、北京等10多个省市。

虽然立人集团遭遇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,但由于董顺生和立人集团在事发前的口碑一直不错,无论是在外面打工的还是在家里务农的,很多人都主动将钱送到立人集团。2011年年初起,受楼市“限购”、“限贷”政策和煤矿业“节能减排”、“限产”政策等影响,立人集团资金无法回笼,公司开始利用高利贷来堵窟窿,但最终无力回天,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。

纵观改革开放这30余年,像董顺生这样的“赌徒”其实还有很多,尽管崛起的路线不尽相同,但最终却难逃悲剧命运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,他们未能控制好内心欲望的膨胀,当企业规模急剧扩张导致资金链吃紧时,他们又无法容忍失败,被赌徒心理裹挟之下选择了饮鸩止渴式的资金拆借。每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企业豪强和资本玩家轰然倒地之时,都是中国企业自我反思之机。



“裸跑弟” 中国式教育再反思

中国式教育在近年间似乎越来越像“动物庄园”,在“虎妈”蔡美儿、“狼爸”萧百佑之后,又有一个自称“鹰爸”的家长粉墨登场。在“鹰爸”何烈胜发布的一段视频中,他让年仅4岁的儿子何宜德在美国纽约零下13℃的暴雪中裸跑。这段极限教育的视频近期爆红网络,何宜德被网友称为“裸跑弟”,其父何烈胜的教育方式则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。

“鹰爸”何烈胜是南京的一名企业家,曾当过7年教师。2008年2月,年过40岁的何烈胜迎来了儿子何宜德的出生,这个仅怀胎七月的早产儿,出生时就伴有多种并发症,被医生诊断为未来可能患脑瘫。在儿子刚从保育箱里抱出来的第十天开始,何烈胜就坚持带他游泳,并为他制定了一项所谓的“鹰式极限教育”计划。何烈胜称,儿子的智商潜力高达218。

在我们这个迷信“成功学”的国家,家长们对各种“天才”和“神童”的故事特别感兴趣,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复制这些“成功者”的教育模式,将其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。按照常理,优质的教育方法确实有助于我们反思和改进家庭教育,但近年间冒出来的各种极端案例,却不得不让我们对中国教育进行另一种反思:我们的教育必须这样残忍和泯灭人性吗?

无论将孩子当作教育实验的小白鼠,还是将孩子当作商业炒作的噱头,都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家长该做的事。所有理性的家长都应该明白,适合自己孩子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教育模式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

汤嘉琛

(时事评论员,专栏作家)